

书评细语

大地法则与自我的天窗

——贾平凹新作《山本》读札

贾平凹新作《山本》开宗明义，“山本的故事，正是我的一本秦岭之志”。正是这一心志使得《山本》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容貌与风格，举凡山水禅林、寺庙、胜迹、风土、政商、村镇、人物、动物、风俗、人情等都在小说中获得了民主的空间和平等的位置，各自缠绕着席卷过秦岭大地，仿佛是刻意配合那个被贾平凹称为“一地瓷的碎片年代”。也正是这一心志，使得《山本》与贾平凹的《老生》和陈忠实重要作品《白鹿原》相比，形似神异，具备了另辟一路枝叶横生的“繁花”品质，质地和纹理俨然不同。历史始终是迷人而妖娆的，它是解放的力量和新的迷宫制造者，能最大限度地承载世事和作家不断掘进的心劲。

《山本》以秦岭深处的涡镇为盘踞之地，童养媳陆菊人从娘家带来了三分胭脂风水宝地，被不知情的公公赠予井宗秀葬父。井宗秀也在此时开始命运的转变，涡镇随之发生了激烈动荡，国共两党及其各种次生武装，逛山、刀客、土匪等多股势力陆续现身。从宏观背景来看，井宗秀和井宗丞兄弟所参与的是民国时期大历史，井氏兄弟的历史原型，在历史中对于西北地区和革命局势都有重要影响。

《山本》保留了模糊的大历史的路线走向，在具体的世景风尚上切入了另外的岩层，把秦岭的大历史当作“小争斗”来写，大历史没有故事，只有记载；限制在涡镇的格局里，在时间上也没有通常革命历史小说清晰的纵贯线，模模糊糊十几年的历程中，大历史的转折、结点是排除在外的。大处写虚，小处写实，小说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层出不穷，涡镇的日常里，有一种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气质，路上遇到人和狗、猫、蛇、蚊虫等等都要交代。在绵密的自然主义的网格里讲述历史，是作家以另外方式撬动和改写历史的心志和智慧。

《山本》有它独属的“大地的法则”，歌德说，所有无关紧要的事物终将消散，只有海洋与大地于此长留。当万事万物都以大地为准则和尺度的时候，它们必然会退居到小叙事的网格里去，一切都是细碎、偶然、短暂，甚至是可笑的。大地的法则不仅仅面对过去，它也有关现在和未来。

《山本》的文本编制和行文中留下了无数的天窗，三分胭脂地的传说，鬼魂、征兆、报应镶嵌在众多涡镇人物的生命和改写走向的重大事件中，它们与实际的生活肌理之间拱起一道漫长的门廊，那是文学和人的智力、能动性都无法渗入的地域。界限标注了敬畏和沉默之地，小说呈现了风中之灯式的生命陨落。断然的生命始终，叙事者甚至都没有提供任何惋惜和回声，这是作家的犀利和严谨，他在剔除那些长久以来堆积起来的叙事冗余。

自然主义式的呈现，丢弃叙事的冗余和陈规，《山本》找到了寻宝之路，但贾平凹走得不够彻底。《山本》中作家附体的麻县长、治病救心的陈先生、吹尺八度人的宽屋师傅，跟《老生》里的说书先生、《白鹿原》里的朱先生、冷先生，同属躯体在乱世、精神在星空的异类。他们从人的自然属性直接抵达玄幽的极端，实际上以其未卜先知、灵通剔透阻碍了对历史的呈现，削弱了作品深入的力量，也跟自然主义的写作方式和绵密的网格，出现了巨大的裂隙。

《山本》中最重要的角色是陆菊人，她是秦岭大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“地母”形象，她承受穷困和命运，聪明而有襟怀和担当；她助力井宗秀的事业和野心，她也有私心和欲望，她把宽屋师傅和陈先生当作心灵靠山……涡镇上发生的大部分故事，都是由陆菊人这里生长出来的。涡镇以外的世界，没有一个明晰的形象，某种信息和声音此起彼伏，但小镇的秩序依然保持着。小镇也是旋涡的中心，在面对外在的力量时，小镇表现出了杂乱、被动和随遇而安的状态。

贾平凹说《山本》无关战争，“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，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”。“我”在“木头和石头”中的踪迹令人激动而充满遐想。人物的只言片语，花开花谢，戛然而止的故事，草草了结的英雄，像一个个天窗，等待着读者们填充更多的想象，毕竟大地是如此丰饶而神秘、坚硬而黑暗。

贾平凹又说：“不管是非功过，只是我知道了我骨子里的胆怯、慌张、恐惧、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。”《山本》自然主义式的写作只是裸露的齿轮，毕竟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，而作家的脆弱的心，才是这部作品的重点，这是写作的法则和作品的表情，前路迢迢，永远有一个无法穷尽的滞重世界，需要作家清晰的自我与之对峙、交缠。涡镇这个整体或者秦岭志是用心构筑的大地的天窗，是让大地和自我释放的口子。

大地的品质是包容，宽容仁厚但也冷酷无情，《山本》把一切说尽，又仿佛从未开口，恰如大地的沉默一样。

（选自《新民晚报》项静）



贾平凹

文坛走笔

我的错别字故事

2007年至2017年，我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新闻学院执教。

我是开课程的老师，教的是“外国经典新闻作品研究”，其实就是“普利策奖特稿研究”，乍看没有“错别字”一类问题的困扰，其实不然。

每届开学前，教务处给的花名册得注意了，学生的名字如果事先不熟悉一下，就易读错，如今年轻父母给孩子们起名都喜欢找《康熙字典》或《新华词典》的冷僻字，谁的名字起得高冷古怪，谁就“有学问”，只是苦了老师，从幼儿园到大学，老师们一个个受罪，没少折腾。

那天因为事先没做功课，首先给我下马威的就是来自北方的吕焱同学，怨我无知，顺口就叫了“吕尖”，下面自然是一阵哄笑，后来知道，那个字儿念

“gá”。同一页花名册上还有地雷呢，有个同学叫“仇焱”的，我还算知道姓氏之仇当读“qiú”，可后面那字我虽然知道章太炎写过《焱书》，但按照我一贯的疏懒，哪会翻字典，结果不敢读“言”，只是有了“吕尖”的教训，便老老实实地问：哪位同学姓仇，你后面那个字怎么念啊？读“qiú”，他高声回答，逼迫的意思。

我真是一身冷汗。但事情还没有完，最后一个女同学，名字里有个“盲”（yǎo）字，我也恍惚记得看演义小说时五代有个美女叫“盲娘”的，但从没留心过该怎么念，如今新账老账一起算，我豁出去了，便大胆地念成“目”，这下更把大家笑趴了，有的同学眼泪也笑了出来，幸好班长给台阶，说，老师这不怪您，都是生僻字，刚入学时，我们也不会念。

我说，谢谢你同学，刚才那个“焱”字的确冷僻，老师念错情有可原，可是“焱”和“盲”虽然比较冷僻，老师是不该念错的，因为老师自命读过近代史，明明看到过章太炎著《焱书》，但就是懒得去查这个字；还有“盲娘”，老师也向你们坦白，看过闲书《五代十国演义》，对南唐李煜宠爱的身轻如燕的“盲娘”也有印象，但谁高兴去查字典呢，这就是“不良习惯结恶果”，同学们千万吸取我的教训！所谓“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”，学校用我，只是因为我有过二十多年的“调查记者生涯”，擅长课堂的案例分析和绝非因为我“学富五车”，希望同学们海涵。

让我真没想到的是，一番大实话把人感动了，课堂忽然肃静，紧接着全体起立，响起“雷鸣般的掌声”，而且经久不息，老汉我泪眼婆娑地一时不知所措，只得连连作揖，频频称赞同学们：华

师大的生源真好！谢谢同学们的鼓励！

当然，执鞭十年我也学到了不少，说来惭愧，出过那次洋相后，我和资深语文老师丈母娘聊了聊，孰料平时低调的丈母娘轻轻一笑：汉字太多，八九万个谁能认呢？谢觉哉教育过他的子女，读书时手边必备一本字典，不识，当场查。

但即使这样，还是不断“漏网”，我教你一个法子：点名时，拿一支笔，看到不认识的字，不要犹豫，果断跳过去，故意不念这个同学的名字，每个人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名字，让他（她）暗暗发急，最后问一下大家，还有没点到的吗？届时一定会有小手举起来，老师，我没点到！你便慈祥地问，你叫什么啊？然后用笔从容地给他（她）标个音，多自在。

既学习了，又保持了体面，从此，我最服的是丈母娘。

（选自《新民周刊》胡展奋）